

“老爸爸”的心事

“長江日報”文藝部編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“老爸爸”的心事

“長江風報”文藝部編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1957年·武漢

內容提要

本書共收集了小品文二十一篇，是從“長江日報”幾年來所發表的小品文中選出來的。分為三類：一是關於戀愛、家庭生活方面的；二是關於各級幹部思想、工作作風方面的；三是其他。這些文章短小精悍，充滿了濃厚的生活氣息和對生活的熱愛；通過具體、生動的人和事件，對現實生活中落后和腐朽的現象，作了尖銳有力的揭露和批判。

“老爸爸”的心事 “長江日報”文藝部編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武漢解放大道333號）

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

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

公私合營精華字印刷廠印刷

787×109 1/32 開·2 2/16 印張·51,000字

1957年3月第1版

1957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39,500

統一書號：T10106·44

目 錄

結婚前后	章 秋	1
“我真心愛着你……”	峰 誼	5
“老爸爸”的心事(園丁插圖)	曉 風、方 知	9
第九次戀愛	昆 崙 山	13
“火葬”活人(慕迅插圖)	建 國	17
一个下午	正 維	21
奇怪的肺病患者	陳 劍 函	24
張主任的“照顧”	章 秋、愛 慧	27
一个自称“矮了半截”的人	石 嚴	32
工地上的“小脚女人”	章 秋	37
奇妙的旅行	陳 長 中	41
“对上級負責”的站長(慕迅插圖)	胡 道 存	44
部長的威風	克 智	48
想得獎金的“竅門”	泉 之 曲	51
“你們不了解我!”(慕迅插圖)	尔 烈	55
老鼠爬到了秤鈎上	巴 克	58
敗兴而归	蔡 軍	61
武漢制藥厂厂房參觀記(慕迅插圖)	慕 迅	64
制新衣(園丁插圖)	毅 心	67
第一次討論會	伊 人	71
联欢會不欢而散(慕迅插圖)	潘 傳 文、夏 洪 濟	74

結婚前後

章秋

輕快的舞曲剛一停止，趙金忠就拉着柳展云的手，從人群里擠了出來，坐在舞池旁邊的長椅子上喘息。

“你知道嗎，展云？”趙金忠熱烈地低聲傾訴着，“自從認識了你，我簡直……說不出來，簡直高興得像變了另外一個人，隨做什麼事都滿有勁……”

姑娘的心里充滿了喜悅，不安地忸怩着。

“說真的，你太好了，”他的熱烈的話語像是永遠也說不完，“我就是喜歡你這樣老老實實的人，不講究吃喝穿戴，生產上也積極……”

柳展云正要開口說什麼，趙金忠連忙又打斷了她：“你還沒有入團，我知道。這不要緊，我可以幫助你爭取，說起來，我這個青年團員也有責任……”

他們就這樣愛上了。柳展云覺得自己很幸福：有了這麼個好愛人，好同志，不但會體貼她，還能從政治上幫助她。當然，對這樣的人是不能不信任的。

趙金忠利用了這種信任，也使用了強制的手段，和她發生了性的關係。那一天，趙金忠溫柔地安慰她說：“不要緊，這沒什麼，反正我們永遠不會分開的。萬一你真有了小孩，我們馬上就結婚！”

柳展云果真有了孕。但她是那样年轻和缺乏经验，最初自己并不知道；倒是赵金忠很“关心”，时常问她。当他肯定她已经怀孕的时候，对她的态度立刻变了。

“你知道吗，展云？”他突然变得愁眉苦脸地，“今天我不能陪你过江去玩了，我还有些事……”于是，他一个人赶到汉口，找别的女朋友跳舞去了。

“说真的，你这太不像话了。”有时他也会直截了当地埋怨，“为什么你不做一身漂亮衣裳呢！这么土里土气的，你以为这就是朴素老实？看别人穿的……”

“马上就结婚”的事也不提了。关于这他也有几点理由：“我身体不大好，……再说咱们都还年轻，工资也挣的不多……，是呀，干嘛要急着成立个小家庭呢？”

柳展云默默地忍受着痛苦。由于怀孕，有时她需要休息，但又觉得自己没有休息的权利，也不好意思去请假。从赵金忠那里是得不到任何安慰的；相反，他在这时候写了封信给她，信里说，“我不想和你玩了”，他要柳展云“眼光放远一些”，“思想放冷静些”。

赵金忠这种行为在国棉一厂受到了群众舆论的指责。刘厂长（赵金忠给他当过警卫员）干脆把他叫去骂了一顿。赵金忠这才和柳展云去进行结婚登记。

不能想像他们婚后的生活会过得美满。特别是，柳展云的肚子一天天大了，赵金忠看着就不顺眼。他平时对她毫不关心，只是在星期六回家去过夜。有时候，怀孕的妻实在不能答允他的无理要求，他竟冲着她的脸骂她。

柳展云快要临盆了，赵金忠更是处处躲开她。他继续给她写信，说什么“我是永远不能和你再在一起的”，“我们

要坚决的分开”，并且威脅她“不要在外面胡說”，否則他將“采取不同的态度來对付”。直到柳展云臨產時，趙金忠也不在她身邊。

柳展云是難產，工會決定把她送到漢口去進醫院。這時候，趙金忠正在河邊欣賞風景哩！有人喊他：

“趙金忠，你看那不是你愛人來了？”

順着那人指的方向一看，果然，幾個人抬着柳展云向河邊走來，趙金忠扭頭就走，連望也沒有多望一眼。

孩子生下後的第三天，由於又受到了輿論的指責，趙金忠才勉強到醫院去了一次。他挑選了一個醫院不會客的時間，留下一張字條、一點吃食就走了。一直到孩子滿月，他再也沒有去探望年輕的妻。

到今天，孩子快滿九個月了，可是做父親的盡到了什麼責任呢？正像工人們說的，這孩子“沒有穿過他一寸紗”。孩子病了，他也不管。在廠里見到了柳展云，一句話也不說，就像不認識她一樣。可有時他也跑到她家里去，要在那里過夜。這大概只有用他自己的話來解釋：“老子不要你了——可是今夜晚上高興回來住，誰也管我不着！”

輿論對他當然更不滿意。然而趙金忠現在胆子大了，他滿不在乎。車間工會主席於是找他談話：

“為什麼你不管這小孩？你有這個責任！”

“什麼？”他忽然耍起無賴來，“為什麼我有責任？哼，誰能夠證明……說不定，這小孩根本不是我的！”

為什麼趙金忠變得這樣大胆呢？原來他正在狂熱地追求着另外一個姑娘，已經完全沉醉在新的“愛情”中了。他想：“輿論”嗎，不過說說而已，又能把我怎麼？主要的是，

快点丢掉柳展云这个“包袱”……

他正在積極活动，到处宣傳。他公然說：“当时我根本就不想要她，主要是玩弄玩弄，誰要这么个老婆！”他还說：“只要她同意离婚，随便出多少錢我都情願！”

工人群众对趙金忠这种恶劣行为很憤慨。他們說：“趙金忠品質坏得很，他以为出几个錢就可以玩弄妇女！”他們鼓励柳展云向报纸編輯部控訴趙金忠，并且多方面地提供了这篇文章的材料。

可是國棉一厂的青年团委员会对这个問題看法不同。他們認為这不过是“生活作風問題”，“很难处理”。他們这样解釋道：“夫妻之間的事嘛，难說。他們原來感情很好，后来破裂了，坚决要离婚……”

我們实在不能同意这种看法，因为它首先与事实就不符合。但是，他們很快又找到了新的“理由”。

“趙金忠这个人是精神病患者，”他們說，“你們还是不要批評吧，批評一个瘋子干什么？”

当然，如果趙金忠真是瘋子，对他的批評就成为多余的了；可是我們对这一点很怀疑。經過实地調查，証明趙金忠根本不是什么“瘋子”，他完全應該对自己的一切錯誤行为負責。

“我真心爱着你……”

峰 藁

在不知底細的人看來，駱波明是這樣一個人物：他年輕，漂亮，熱情，聰明；談吐幽默，風度優雅；既愛好文學，又喜歡音樂，還經常在報紙上發表文章……，總之，是一個很不錯的小伙子。

駱波明自己深深地欣賞着這一切。他曾經洋洋得意地對別人說：“我一下廠，就有很多女工注意我。”確實，有些淺薄的姑娘甚至主動找他做朋友。

比方說，最近就有一個新調來的女幹部，在週末的晚上單獨地去找他。

“駱波明，我們做朋友好嗎？”她大膽地問。

“做個什麼樣的朋友呢？”駱波明眯起眼睛，狡猾而老練地反問。

“做個……最親密的朋友，”這姑娘滿臉通紅地回答。

他和她就這樣一直談到深夜兩点多鐘，很快地變成了“最親密的朋友”。這已經是駱波明的第××個“最親密的朋友”了。

駱波明自從調到礮口區團委工作以來，究竟和多少女朋友談過戀愛，實在很難統計。有人根據不完全的材料計算了一下，大約平均每三個月要談一個。機關里很多女同

志他都追求过，不管人家是否已經有了对象。有时候，他同时对兩三个姑娘發生好感，甚至發誓要永远相愛。一到星期六晚上，几处约会發生了冲突，他还不得不扯謊。謊言总会被揭穿的，相繼而來的是失敗，然而駱波明却不灰心，他很快又会找到新的目标。

1954年春天，礪口区团委派駱波明到南洋烟厂去帮助团的工作，他一下去就看中了团总支副書記。其实她已經有了对象，而且彼此感情很好，但是駱波明并不罢休。他很自信地想：憑我这样好的条件，只要肯多下工夫，她还是可以爭取到手的。

他經常去找她“談工作”，对她尽量表示关心。她寫总结遇到了困难，駱波明就來帮助她。她情緒不好，駱波明就劝她多休息。駱波明还时常在“無意中”談起自己：“全区团的工作总结都要我寫，我寫了一天一夜还没有寫完……”这一切都使这个年輕的副書記覺得，上級团委派來的干部是个好同志。只有一点使她感到納悶：为什么有些情况已經向团区委甚至駱波明本人彙报过，他还要那样不厭其詳地問个不休呢？

这时候，駱波明以为时机已經成熟了，便漸漸露出了原形。有天夜晚，他到南洋烟厂女干部宿舍里找这位副書記“談工作”，看見四下無人，便把房門关上，强迫与她拥抱接吻，气得她當場把他罵了一頓。因为駱波明这种無恥的行动已經不是第一次了，这位副書記实在难以容忍，便親自到礪口区团委去提出了控訴。

区团委为了帮助駱波明，便召集机关里的党团员开了个会。駱波明看見事已敗露，便赶紧准备了一篇檢討。他

在会上沉痛的表示，自己的錯誤是嚴重的，而全部錯誤在于“一时的感情冲劲”，“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”。

“不过我还有一个問題搞不通，”他哭喪着臉說，“我讀过普希金的詩（別忘記他是‘爱好文学’的），像普希金这样偉大的詩人，也要为了爱情而决斗，这就說明了爱情的力量，說明……人的感情是难以抑制的……”

大概还是由于“感情难以抑制”吧，駱波明在下武漢汽車配件厂工作时，又出了新的問題。这回一下厂，他就看中了混合車間的一个漂亮的女工，于是以上級团委干部的身份訪問了她。从訪問中，他知道她也有了对象，而且馬上就要結婚，照說駱波明应该接受过去的教訓，就此罢手吧？不，他还是那么自信。他認為以前是太急躁了，这次只要沉着些，慢慢來，坚持“韌性的战斗”，总可以成功的。因此，他就天天下車間去，佇立在她的机床旁边，一站好几个鐘头。晚上，如果她上夜班，他也就在厂里拉小提琴，等着她，送她回宿舍。他的分外的殷勤引起了这个姑娘的怀疑，有天晚上就問他：“为什么这样晚你还不回去睡覺呢？”可是他說：“唉，回去了我也睡不着。”

有天上午，这姑娘做完夜班，正在睡覺，駱波明溜進了她的宿舍。他一面叫她起來，一面就动手揭开被子。这姑娘气極了，就說：

“你为什么这样？你知道我有了未婚夫，馬上就要結婚，还要这样糾纏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反正我是真心愛着你，”駱波明喃喃地說，他並沒有生气，“你看过‘瑪丽娜的命运’这部影片嗎？我就像电影里的農庄主席一样，就是你結了婚，也永远等着你……”

駱波明“真心愛着”、“永遠等着”的姑娘也太多了，這里實在無法把她們都寫出來。作為青年團的幹部，他這種思想和行為已經在群眾中造成了極壞的影響。幾年來，組織上和同志們不知道對他進行了多少次幫助，他也不知道檢討過、保證過多少次，可是這些保證都沒有實現。也許，駱波明覺得自己很聰明，應付得很好，反正領導上也不能把自己怎麼樣，那麼，還是讓這篇小品文成為一副清涼劑，使他稍為清醒一些吧！

“老爸爸”的心事

曉風、方知

徐老师晚上又失眠了。

自从吕筠和王坤谈恋爱的事传开以后，不知怎的，徐老师总觉得有点愤愤然，而且，晚上常常睡不着觉。

这天下午，徐老师特意提早了两个罐头从武昌家里赶过江来，回学校第一樁事情就是打听吕筠上哪儿去了。正在东寻西问的时候，凑巧碰见了吕筠。

“星期六晚上你到哪儿去了？”徐老师单刀直入地问。

她像是受了委屈，红着脸，没有做声。

“又和王坤看电影去了不是？”徐老师话里颇有点责备的意思，“唉，年轻人哪，年轻人，你们谈恋爱也未免太早了点吧？才教了几年书，业务水平又不高，就谈起什么……恋爱，嘿！也许我这看法不对头，我看，简直是浪费时间！……嘿嘿，浪费时间！”

“这几年，我一直把你当自己的女儿看待，”徐老师声音放柔和了些，“我说这些话都是为你好，你仔细想想吧！”

吕筠虽然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话，但毕竟被这种“老爸爸”似的关怀所感动了。她表示：决不因谈恋爱而影响工作，不是周末和星期天，决不和王坤出去玩。

她哪里知道，这样的答复并不能使徐老师满意，甚至

使这位“老爸爸”又是一个晚上沒睡好觉！

人們漸漸地都知道了徐老师对吕老师的“关心”，而且都觉得这份“关心”实在多余，因此，大家都劝这对年轻人避一避徐老师的眼睛，公开的恋爱从此轉入了“地下活动”。大家也都对徐老师“封鎖消息”，使他从旁边也不能打听到什么真实情况。果然，这一來，徐老师不再失眠了，他觉得自己的教育已經收到了效果。

他对吕筠变得更加親热了。过分热烈的称赞，常常使得吕筠不好意思。什么“你聪明能干，誰也比不上”呀，“再过兩年就可以当教研組長”呀，“你超过我一百倍”呀等等，經常挂在嘴边。而且，他还破天荒地常常从那吝啬的口袋里掏出一角錢來，買几塊糖，悄悄地放在吕筠的抽屉里，算是对“自己的女兒”的关心。

有一天晚上，十点多鐘了，教研室只剩下了兩個人。徐老师抽着烟卷，在想着什么，吕老师在批改作業。忽然間，像变魔術一样，她的桌子上出現了一張小字条：

“你是怎样估計自己的？”

吕筠被这种神秘的字条和神秘的問題弄得莫名其妙，抬头一看，徐老师正望着她笑，才明白字条是他寫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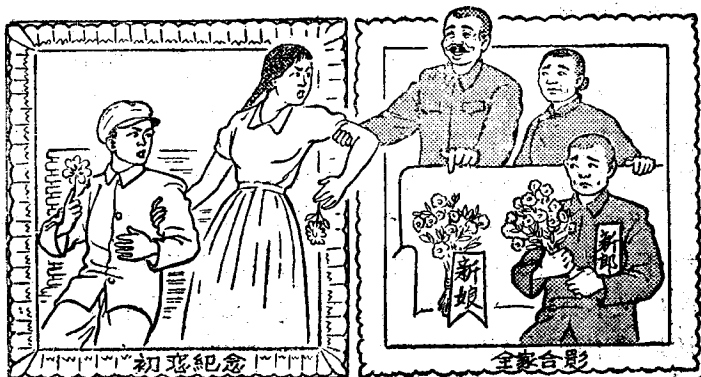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指的什么？”用这种奇怪的方式談話，在她还是第一次，因此不免有点緊張。

“你猜猜看，”徐老师神秘地笑着。

“不說也許你不知道，”他繼續說，“有件事，我早就想对你談談……，嗯，这个，你看！”

又像变魔術一样，他手里忽然举起一張小相片來：

“这是我兒子的照片，嘿，長得还不错吧？”



呂筠匆匆地看了一眼，心里不耐煩地想：“这和剛才那張紙條有什麼關係呢？”

“你應該正確地估計自己，”徐老師終於扯到本題上來了，“你相貌秀麗，身材端正，又有工作能力，應該找個條件相當的對象，像王坤……”他不以為然地搖搖頭。

“你不是說我‘談戀愛未免太早了點’嗎？”呂筠有些生氣地頂了他一句。

“嘿嘿，這要看具體情況。”徐老師突然放低了聲音，“如果你同意，今年暑假我把我兒子叫回來，你們見見面，將來結了婚，隨你們上哪兒去都成。要是不願意帶孩子，嘿嘿，就交給我們也行……”

像是被誰當胸打了一拳，呂筠霍地站起身來，沖出了教研室。“老爸爸”為什麼對自己這樣關心，她全都明白了，她感到自己受了侮辱。

徐老師用失眠、勸說、廉價的糖果、熱烈的贊美和兒子的藝術照片編織成的幻夢破滅了。仿佛是作為回答，呂

筠和王坤很快就訂了婚。

徐老师很伤心，但也更加憤憤然了。他突然改变了对吕筠的态度。責难和打击代替了贊美和誇獎。在学校教職員評薪的會議上，当群众一致提出要將吕筠提升一級的时候，徐老师却皺着眉头表示了不同的意見：

“我一向把吕筠当作自己的女兒看待，当然，也願意她提升一級，可是……嘿嘿，她教学实在沒有什么成績，对学生又不負責，这个……把時間都花在私人事情上去了，所以我不同意提級！”

說这些話的时候，他大概完全忘記了过去对这位“未來的教研組長”、“超过自己一百倍”的女教师的稱贊。

还有一天晚上，徐老师看到吕筠和她的未婚夫穿过廣場旁的林蔭道，到二楼校長室去，便躡手躡脚地跟在后面偷听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就在教研室里風言風語地說开了：

“哼，她和王坤在沒有路灯的地方走，作風不正派！”

还硬說他們沒有去校長室，气得吕筠哭了一場。

寫到这里，不由得想起了趙樹理的“登記”中的那位村長。村長要把艾艾說給自己的外甥做媳婦，搞不成，不是也說艾艾和小晚談恋爱是“作風不正派”嗎？不过那是寫的几年以前，寫的農村；想不到現在，在城市里、并且是在城市的学校里，居然也發生了同样的事情。

我們沒有寫出这个学校的名字，但这件事情却是真实的，只是“老爸爸”年紀太大了，为了免得他再失眠，所以才隱去了他的真名实姓。

第九次恋爱

昆命山

星期天，王科長帶着他的女朋友去玩。

說起王科長的恋爱遭遇，可也真令人同情。他已年近三十，早就該結婚了，然而，他却还是个單身漢。也不是他不積極活動，恰恰相反；他是各种場合最醒目的活躍分子；他也前前后后談过八次恋爱，但总是三天兩早晨就吹啦。什么原因呢？地位低嗎？科級干部；年齡大嗎？大是大一点，可長得挺漂亮的；沒有錢嗎？当然更不是，銀行里还存有“恋爱基金”呢！总之，八次的失敗，王科長也沒有總結出原因來。好在，前天又有朋友給他介紹一个姑娘，他們今天是第一次会面，也是王科長的第九次恋爱。

星期天，公共汽車特別拥挤，王科長用尽平生之力，給他的女朋友冲出一条路來，保护她平安的上了車。天哪！哪里还有座位呢？王科長对着一个青年小伙子說：“同志，讓这位女同志坐下吧。”

那个小伙子急忙站了起來，王科長要他的女朋友坐下，誰知道那个姑娘执意不肯，就这样讓呀讓呀，一站过去了，位置还在空着。汽車到站了，王科長自己連忙坐了下來。一位老太太走進了車廂，王科長兩眼望着車窗外，只当沒看見。老太太在別人讓的位置上坐下來了，車开动